

修武縣志卷之二十

雜識

修志畢內有舊志所有而刪去者有舊志所無而增入者或竄其辭或益其事恐後人不知致滋擬議故爲辯正一篇其他古人逸事故老傳聞雖無關典故然足以資談論廣見聞竝綴於後閱者等之稗官野乘可耳

明婁樞河內星野魏分與衛分攷其說甚詳修武爲魏分則爲觜觿參之分野無疑第其援魏風爲証則

修武縣志

卷之二十

雜識

一

悞蓋班固地志所言之魏乃戰國之魏若周始封之魏在今山西平陽府解州界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竝去太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詩譜云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彼汾沮洳豈可言河內哉

地志所載不過沿革大槩而已至邑之四至大小歷代不同蓋不能詳焉如班固地理志山陽有管城脩武有陽樊司馬彪郡國志山陽有鄴城韋昭曰廣野在河內山陽縣魏地形志南修武有黃吳城宜陽城

沁陽城南北二武陽城今皆不在境內則古今置縣雖同版圖不一可見矣

舊志沿革戰國間屬韓按戰國時有兩南陽一屬魏晉始啓南陽今修武是也一屬韓班固志韓分晉得南陽郡在今鄧州非修武也至秦昭王時魏割南陽以和修武遂入於秦中間無屬韓之事

舊志沿革春秋時亦屬衛蓋因班固地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三監叛盡以其地分康叔故云然爾不知河內殷墟懷衛皆是也周

修武縣志

卷之二十

雜識

一一

制大國不過百里無盡以封衛之理觀見於史傳者尚有微雍凡温邗邢向州諸國可見其於衛分野下亦明言所有者河內之野王非盡覃懷而有之也如使屬衛襄王安能奪以與晉且衛風諸詩及左傳言地理頗詳何無一語相及耶

舊志山川內載有宣王坡謂夫子之趙聞趙鞅殺竇鳴犢返經此故名按史記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天若已至此

何用渡河而有不濟之嘆哉

舊志甯武子人名宦沿革內云修武爲衛大夫甯俞采邑無論此本非衛地卽文公渡河遷漕後而論淇汲俱入于晉何況此地武子焉得食邑於此

舊志人物中有漢范式想因悞認山陽卽此地耳後漢書范式山陽金鄉人地理志山陽郡在洛陽東八百一十里有金鄉今屬兗州府廣輿記范式墓在嘉祥縣

舊志又載習鑿齒省志府志並云有墓在修武太平

修武縣志

卷之二十

雜識

三

鄉按晉史習鑿齒襄陽人觀與桓秘書皆襄陽事可見常爲滎陽太守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于符堅堅素聞其名輿致之賜遣甚厚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不知當日何據而載入修武又考輿圖備考廣輿記鑿齒墓在分宜縣云避符堅寓此卒晉史旣無避堅事且袁州府與襄陽相去甚遠恐亦未確也

一列仙傳甯對子黃帝陶正葬于甯北一墳謂之甯封舊志云

郭璞曰修武縣北黑山出清水今山與泉皆不可考
魏書地形志北修武有清陽泉馬泉丁公神育河陶
河熨斗泉五里泉七里泉馬鳴泉重泉舊志止載有
馬鳴泉馬坊泉疑馬泉即今據府志增入七里泉五里泉
熨斗泉陶泉疑陶河即重泉丁公河今在輝縣餘則不可
考矣

竹林今人皆謂在輝縣蓋因彼有山陽鎮耳不知輝
之山陽乃金割修武重泉村所置非漢晉山陽縣全

修武縣志

卷之二十

雜識

四

境也後漢書地理注山陽有雍城今雍城在清化東
修武西觀此可見嵇康傳康性巧而好鍛宅中有一
柳樹甚茂每夏月居其下以鍛今鍛竈在百家巖則
向秀思舊賦所云經山陽之舊居正指此地而言何
疑乎竹林之不在修武乎明李濂寧邑記亦云濁鹿
城有漢獻帝墓七賢竹林亦在茲地尋訪得一寺實
七賢堂舊址蓋後人建堂於竹林以祀七賢老草莽
中臥一斷碣隱隱可攷若使在輝縣不應入寧邑記
矣可見明時尚有舊址去今百餘年耳邑無好事遂

使昔賢遺跡湮沒不彰以誤傳誤反歸之他境豈不可歎哉

修武人物惟韓文公古跡惟七賢爲最著今懷慶府志韓文公人孟縣河南通志七賢鄉入獲嘉醒酒臺人延津竹林入輝縣夫文公之爲脩武人有朱子行略考可據七賢鄉有嵇康傳可據又現今修邑村鎮有七賢鄉醒酒臺有宋曹涇書刻石可據竹林有明李濂寧邑記可據乃前人竟不一置辯拱手而讓之何哉

修武縣志

卷之二十

雜識

五

或曰子辯雖有據然今七賢堂現在輝縣之山陽鎮則竹林何得在修武乎余應之曰當日云竹林之遊原非地名有竹林之處遊耳修武可有輝縣亦可有何則嵇阮亦嘗至蘇門也然究其實終當在七賢鄉爲是蓋原鄉之所以名因七賢會居于此也居于此則以住宅爲主康傳宅有大樹夏日常居其下以鍛今鍛竈在百家巖豈非宅之明證乎宅在此則鄉自亦在此竹林更安得不在此乎至輝縣之七賢堂或後人因有山陽鎮遂建此以祀七賢亦未可定安得

因此日之堂盡將從前證據鑿鑿可信者一槩抹殺而謂竹林不在修武乎

楊初東韓文公河陽人辨尚論者多求之史史不必盡信也又求之志志郡史也可信乎曰未也然則如之何博綜群言折之理度幾矣唐韓愈本河陽人唐書云愈南陽鄧州人一統志云韓愈南陽人河南通志云韓愈本修武人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愈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庄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郡志古蹟曰南陽城在修武縣北唐韓愈

修武縣志

卷之二十

雜識

六

世家焉余丁丑寓京邸見一刻云昌黎文集序曰愈本昌黎人李翱爲愈作行狀亦曰昌黎人然則何以知群言之謬而愈必爲河陽人乎蓋史爲志誤見南陽卽加以鄧州字郡誤通志見脩武有韓村卽加以韓愈墓在焉至志陵墓則又曰孟縣西十里許有韓愈墓以一人之筆自相矛盾如此通志又誤一統志也如以郡志爲然曰修武有韓庄韓村焉余博觀郡志河內有韓村武陟温縣皆有之孟之西有韓庄相傳文公別墅也東南有韓村湘墓在焉五邑一村何

以必愈在修武乎曰村不足據南陽將不足據也曰
是大不然左僖公二十五年晉侯請隧弗許與之陽
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注曰晉於是
始開南陽之疆土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余
按地志原趙衰封邑與陽樊在濟源攢茅在修武温
卽蘇忿生食邑之温蓋南陽河北之總名卽六邑皆
河內地也使南陽爲一邑當襄王之予晉者抑五耶
又曰公集中自云南陽公文章稱天下何也曰信如
集公作汴州水門記云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

修武縣志

卷之二十

雜識

七

送李愿盤谷序云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又如李
翱之言昌黎之刻公南陽也昌黎耶曰此又何也曰
稱南陽者卽今之列邑稱郡是也稱昌黎者卽今之
世家趙云天水李云隴西是也余所以斷爲河陽人
者公祭十二郎文云又四年余往河陽省墳墓女孥
壙銘云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歸女
孥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公豈不知井里
而厚爲自誤者耶作史者會通志而不及致詳作通
志者會郡志而不能致詳修郡志者據舊聞而又不

侵致詳見愈稱
有南陽遂冒之使有昌
黎將又冒之矣信稱地稱世之言反畧乎墳墓歸葬
之語使至易至明者爲迷惑不決之事余不得不爲
之辨也

楊氏初東蕭氏騰鳳

見府志

皆據河陽省墳墓之言斷

公爲河陽人然今人墳墓在鄰境者往往有之亦難
爲定論李白作公父仲鄉去思碑云南陽人同時之
人當必無悞楊氏之言曰南陽河北之總名稱南陽
者卽今之列邑稱郡也按左傳天王狩于河陽穀梁

修武縣志

卷之二十

雜識

八

傳曰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温河陽也夫温旣稱南陽
又曰河陽可見南陽河陽皆河北總名據楊氏之言
河陽可稱爲南陽則修武亦可稱河陽河陽省墳墓
謂指修武而言又何不可耶又曰博觀郡志河內有
韓村武陟温縣皆有之孟之西有韓庄東南有韓村
五邑一村何以必愈在修武夫不可以必愈在修武
獨可以必愈在河陽乎蕭氏之言曰李氏濂作通志
韓愈修武人彼蓋鹵莽于紫陽之辯見末後有世系
雖不可知然南陽之爲河內修武則無可疑云然耳

不知紫陽所謂南陽之爲修武則以修武卽古南陽郡而懷孟皆其故地以證愈之爲河陽人非謂愈卽修武人也抑知言南陽可該修武言修武不可該南陽修武可以證南陽不可以證河陽乎且南陽卽河陽則直言河陽可耳何必以修武爲證文公攷異止辯公係河內之南陽非鄧州之南陽未詳及公爲河陽人修武人然曰南陽之爲河內修武無疑南陽旣爲修武公豈得不屬之修武乎又曰左氏晉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

韓湘子神僊 世傳韓 公孫湘

公冲 公不從一日因宴集忽席上

詩其上云雲橫秦嶺家仵在雪擁藍關馬

永知其解後公以言佛骨事貶潮州途中遇

來曰臆 上之句乎公詢其地名即藍關也遂

其詩云云予按唐世系表湘字北渚公姪老

兄介孫長慶三年進士又按公集有詩題

藍關示姪孫湘一首他日

寄韓湘詩又

修武縣志 卷之二十 雜識 十

公之赴潮湘寰

年纔 年 宮

僊事

為凌辱韓

三 復訢其狂率韓遽 曰 營

有一事長處汝 作

有一藝恨叔不 要

赤 命韓 須試之

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一坐惟賚紫鑛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較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錄每朵有一聯詩字色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據此則公自有疎從姪挾術自售乃遠從江淮來又竟歸江淮不復仕非湘明甚而花上之句卽姪於公還潮之後其初赴潮之詩亦非公姪之逆自爲也今公遺集

有贈族姪詩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江疑謂此人事記段成式與公同時不誣而近曰唐荆川史纂左編全不考證妄列湘道門且謂湘送公藍關一宿卽辭去公留之不可得作別湘詩云舉世皆爲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旣雅非公本趣兼詞句凡猥退之家奴不爲至謂湘出藥一瓢戒公日服一粒

公謝 有慮不脫死魂遊海外一思至

遂至此乎宜不

然矣編又謂湘公猶子竝其家世皆失之
唐韓仲鄉退之父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
仙人也拜求仲鄉言某有文集在建業李氏公當名
出一時肯爲我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耳仲鄉
諾之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鄉旣悟檢鄴中書得
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

唐韓會與名輩號爲四夔會爲夔頭而善歌妙絕
退之嘗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旁一人
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
猶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
之目熟思之乃夢中旁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柳子厚嘗得昌黎集先以薔薇露浣手然後讀
向子期與嵇康呂安友善竝有拔俗之韻其進止無
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嘗與嵇康偶鍛于洛陽
同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無

山陽縣東北有嵇叔夜園宅後悉爲墟父老猶稱嵇
公竹林述征記曰山陽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
康園宅悉爲田墟時有遺竹

元時有一人姓魏家修武善彈以鐵爲丸能先彈樹

木迴丸中鳥人以爲神

琅嬛記

周君佑母病噎七日湯勺不人口氣奄奄垂盡有言一少年女醫善治此病卽迎之致年可三十語雜俳戲笑曰危哉疾也幸遇我無傷乎人以花椒煮水合屢嗽之出一白石長可三寸許爲稜六一末銳隱紅紋如線納之口中少頃化爲液頻嚙之數以指摩搯咽喉外用簪探吻中喀喀出一肉片狀若虬能蜿蜒動婦言噎人者其物二一居喉一居心坎上湯下輒

修武縣志

卷之二十

雜識

十三

隔之仍治如前法復出一肉片隨呼人爲粥立進三

四孟疾遂愈

懶寄亭集

修武縣西北三十里曰南陽韓文公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曰韓庄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翱爲愈作行狀曰昌黎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又皇甫湜爲愈作墓誌銘不言鄉里李白作愈父仲鄉碑曰南陽人嗣後劉煦舊唐書列傳亦曰昌黎人蓋本諸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鄧州南陽人蓋本諸愈父碑而諫加鄧州二字也昌黎古韓氏通稱如李必曰

隴西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安耳今修武之韓庄有
愈墓存焉則愈之爲修武人明矣

偃曝談餘

張進寶幼爲張氏某養子張卒後有子若孫數人家
道中落進寶乃開旅舍于市暇則灌園以供朝夕竭
力經營不辭勞悴有旅人遺金盈篋進寶待其來覓
卽還之封識宛然後娶婦進寶抱甕烈日中新婦提
饑餉乘間言力此何爲進寶曰舉家衣食全在此婦
曰誰是一家無乃自苦進寶大怒曰汝欲間我母子
兄弟耶卽逐之終身不復娶

琅玕集